

# 初试敬老卡，逆水雄心在

## 《徽乡听雨凉》

卢静云

在皖南一个名叫阳产的山乡里，我曾遇过一场雨。

侧耳细听，雨声渐渐地漫出，点点滴滴，落在暮春的徽州大地上，溅起了一曲婉转缠绵的琵琶语。轻缓的音符在那些长巷短巷里四散荡开，和着青瓦之上的滴答声，无有尽意。

或有几点飞翠落红，怀着各自湿漉漉的心事，在阶下凝成闲淡的模样。或有草木山石，被春雨滋养，长了性情，在许多不经意的瞬间，装饰了别人的梦。而从山的那头，飞鸟穿过烟岚，逐云而来，歇在一扇窗边安静地听雨，听着听着，便也忘却了流年。

天幕低垂，含着水汽的浅灰在这个皖南的山村里晕染开来，朦胧可见影影绰绰的房舍人家，皆能入诗入画的风情，虽清寒而不寂寞。

那是谁家的院墙，雨雾背后层层叠叠的黄土色，犹如一阙古老的戏文。墙内那些曾被精心演绎的故事，在重重叠叠的晨耕暮归中安然落定。老先生从戏文里颤颤巍巍地推门而出，簌簌雨声，倒有种种不辨岁月的静谧。

老先生撑着一把墨蓝色的布伞，沿着青石铺就的蜿蜒小路，缓缓地，走进雨的深处。缓缓地，走过那些鳞次栉比的土楼群，如同走过山寨百年的沧桑，斑驳的墙影成了水墨浸染的黑白影像里那一页记忆，记忆若有声，必定像雨声那般细腻，还会略带些许闲愁。

雨水一绺绺地从先生的伞上流泻下来，悄然淌进四周的泥土里，濡湿处，一株不知名的小草默默地抬起了头，尽情吮吸着氤氲在空气中的津润，滋生出一丝妙不可言的清新气息。谁说老寨已老，这匆匆路过的一记韶光，恰恰便是新生的活力，涤荡经世的尘埃，重塑出寨子的青春。

先生要去哪里？潇潇雨意，最好不过去去老友家摆一盘棋局罢？黑白云子，或交错，或互融，你来我往，如同窗外微雨交织出平平仄仄的韵律，在棋盘上沉醉不知归路。

那天，屋子里的一盘棋，下了好久，好久……  
云深日长，时光便这样慢了下来。

## 遇见最好的自己

赵自力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相信，世界上有另一个自己。并且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的脑海，一刻也未曾消失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潜力巨大的，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。

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“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”，他强调的是“凡物莫不相异”的观点。我更推崇“世界上有极为相似的他”，我们相似到足以相同。我们有相同的性格，相同的经历，相同的外貌，甚至相同的爱情和三观。这个人，就是我要寻找的另一个自己。

有时想想看，也挺有意思。拿我说吧，我在一座小城上班，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。而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和我一样的人，也同我一样在一座小城上班，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。我们都不认识对方，连对方在哪儿姓名是什么都无从知道。但我们就是这样神同步，用同一个频率去阐述生活的意义，去怒放自己的生命，去绚丽人生轨迹。而我们都确定一件事，那就是有一天，我们一定能相逢，遇到世上另一个自己。

所以，有时当自己变得消极时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学会改变，因为还有另一个自己。苏童说过，“一个人幸运的前提，其实是他有能力改变自己”。从消极到积极，从慵懒到勤奋，从自卑到自信……让自己懂得更多，让自己变得更美好，更积极，这样生活和工作就变得更有意义。

当然，我们要学会爱自己，让自己足够幸福。不让自己的荣誉毁掉，不让负面情绪沾染，每天都保持干净而高贵的灵魂。尽力做一个更有教养的人，让别人感觉舒服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人。

当我们每天都在进步，都在改变时，也许有一天，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，我们遇到的，一定是最好的自己。

过去总觉得还年轻，距办敬老卡那一天还有一段距离。说心里话，我并不期盼手持敬老卡，等人给自己让座儿，但这一天还是猝不及防地到来了。岁月是一条永不停息的大河，我也只能随波而去。当我在农商银行办完了有关手续，顺利地窗口里取出属于我的那张乘车敬老卡时，望着手里这张与身份证一样大小的卡片，先是像获得一笔意外之财，但很快涌上心头来的是一种忧患，这张崭新的敬老卡已经无情地通知我，自己已经进入老年人的行列了。

从办了卡那天起，好奇心驱使我迫切地想使用一下这张新卡，体验一下和往日乘公交的感觉有什么不同。这一早我从大屯南搭124路电车去趟西四，因为是始发站，车上才三五个人，我最后一个上车，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那张还没用过的敬老卡，像是要验证真伪似的。手里的卡缓慢地贴近刷卡器，突然，清脆的一声“敬老卡”响起，我简直怀疑那声音不是从我手里的卡发出来的。我下意识地又重新刷了一次卡，刷卡器里却没有了反应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乘车卡是上下车各刷一次。我把卡装回口袋，在车厢中部那一溜单排座椅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。按照有些乘车人的习惯，从始发站上车，一般会往车后面找座，如此既安静又方便还可以避免让座。而我却不然，近些年来乘公交每次要找中间的位置坐，为的是方便给人让座儿。

说来有趣，从五十几岁开始，每次乘公交看见车上有空座位我才上，若见车上人稍多，我宁可等候下一辆车。其实我并不怕车上拥挤，而是怕有人给我让座。老伴儿常说我过于矫情，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称呼，都这把年纪了，别人爱叫啥叫去，只要给你让座儿，叫爷爷都成。再者说，头发都快掉光啦，别人给你让个座儿也很正常啊。我从小引以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头好头发，不料三十几岁时我竟然像父亲一样开始脱发，到了五十多岁，头顶掉光

不说，四周稀疏的毛发也跟着逐渐变白。这么多年来，谢顶带给我苦恼和困惑，心里总有一种未老先衰的挫败感。好在命运还算公允，从二十岁直到六十来岁，我的体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过了六十我还到健身房里去撸铁呢。我常感不解，让座的人只看到我稀疏的头顶，为什么对我健壮的体魄视而不见呢？为了避免别人给我让座，我常采取了主动“出击”的办法，慢慢地也不再纠结于别人给我让座的那种尴尬了。

124路电车徐徐开出了站，向前快速行驶起来。我从口袋里又取出那张敬老卡仔细端详了一番，感觉这张卡片是“浓缩”了“老”的概念，六十、七十、八十甚至九十岁都是“老”，毕竟我才六十多一点，用眼下的说法，才刚刚进入中老年的行列，再者说，以我的身体条件和精神状态，完全属于中年人嘛！

车行驶到第五站，那“敬老卡”的声音在车厢里连连响起。我把一位看上去年近八十的老者连扶带挽让到我的座位上。一番致谢客气后，老兄说自己曾经当过兵，报的是仪仗队，结果因为身高和其它条件不符，最后当了炮兵。他还说若以我的条件进仪仗队绝对没问题……一路上，老兄侃侃而谈，我几乎插不上话，只有听的份儿。

不知不觉中，车到了终点站——西四路口东。车上已经没几个人了。我把那位老兄先让下车，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张敬老卡，连手带卡都贴在刷卡器上，一声清晰的“敬老卡”，三个音的确是从我这张卡里面传出来的。我满意地收回了卡，一时兴起，对着下面的站台倒退了一步，然后迈右腿猛地向前腾空跃起，身体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弧，双脚稳稳落在地面。刚下车那位老兄转过身来冲我喊道，哎哟喂兄弟，您搁这儿搞表演呢，我在车上说什么来着，您不是一般人，这岁数还有这功夫，真棒！我讪讪地笑了。但其实，这话我爱听！

范大鹏



图/陆卫平



## 京西“合力之门”

